

《離別世界之前》

作者: 胡說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簡介

註：故事內容涉及大量負面情節，請各位斟酌閱讀，如有需要應立即尋求協助。

「自殺...真的那麼開心嗎？」

每逢遇見想自殺的人、他們臨死之前的表情，總是臉露微笑。讓我不禁想像，原來死亡，是如此令人歡愉的事.....

一種事物的褪色，就代表那東西的生命、溫度、能量、靈魂逐漸消逝，最後化作沒有顏色的死物。當完全黑暗的時候，就意味着我們的生命要走到盡頭了...

奇怪的傢伙，若學不會當一個「正常人」，就注定要被人排斥、欺負、歧視...這是正常不過的道理。不論學校、公司、社會，也是遵循着此套規則運行。無論我多麼努力，始終都找不到一個願意接納我的地方，漫無目的地漂流在這個世上，無容身之所。

因為憎恨身邊的人，所以很想去死；因為憎恨身邊發生的破事，所以很想去死；因為憎恨這個世界，所以很想去死.....同樣地，因為憎恨如此糟糕、生命亂成一團的自己，所以，我決定要去尋死。

對不起，我只是平等地討厭這個世界上的一切，包括你。

「在離別世界之前，你還有想完成的心願嗎？」

這個世界有想死的人嗎在下面留言討論讓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

(每晚8時更新)

楔子 別了

我站在十層高的唐樓天台，涼風撲臉而來，街道上人來人往，就跟平日一模一樣。即使要離開這個世界，大家都像往常一樣呢...

如常地工作、如常地趕巴士、如常地開會、如常地吃喝玩樂，少我一個，明天的太陽還是會照常升起。

一想到這裏，內心自殺的念頭更甚，反正自己的死亡，不會影響或改變任何事，世界依舊在不斷運作、前進。至少在這個社會上，少我一個Loser，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吧？

我看看旁邊的胖男孩，問道：

「不留一張遺書嗎？」

男孩笑了笑，說：「反正也不會有人看，沒所謂啦。」

我靠在矮石牆旁邊，往下看，街道上車來車往，路人們步伐急促，誰也不會預計到，今天就會有個小生命從天而降...

「再見了，阿黑，你是第一個願意聽我講話的人。」男孩向我露出欣喜的笑容。

我毫無表情地看着他，說道：「自殺...真的那麼開心嗎？」

男孩點點頭，笑言：「雖然有點害怕，但會覺得一切都會過去，無論是家人、學校、他們都不再是我需要憂慮的事。」

「像是有種釋放了的感觉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對！」

男孩滿臉笑容的點點頭，似乎很驚喜有人能夠明白他此刻的情緒。

「那好吧，希望將來，我們能夠在地府相遇。」

我雙手插着口袋，離開了天台。沿着潮濕發霉的樓梯一級級走下，面前是黑白色的世界，生活在此，真是讓人感到壓抑、疲憊啊...

世界上最困難的事，莫過於簡單地生存下去，它是每個生物最基本要做到的事，但同時又是最難做到的。甚至有些動物是必須犧牲自己，化作糧食讓下一代出生。

或許死亡對人類而言，只不過是早與晚的區別，終究一死，不如直接跳過人生，來到最後一站吧。

我推開鏽跡斑斑的鐵門，看見不遠處已經有群人圍在一起，吱吱喳喳地談論着甚麼事情，我沒有上前湊熱鬧，而是往反方向回家去。

今個一月，又再多一名小學生墮樓身亡，不知道是否太多自殺案發生，以致人們早已司空見慣，在這個社會裏好像有人墮樓才是常理，是正常現象。

我叫阿黑，是一名「自殺未遂」的中六生，兩年前因為燒炭時忘記鎖好窗門，被家人發現後，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關心我，而是對我破口大罵...數天後，駐校社工開始了解我的情況。

由於實在太過煩人，我只好裝作「一切都想通了」的樣子，假扮自己十分後悔當初輕生的念頭，幾經辛苦才成功甩開社工的嘮叨，然後繼續尋找自殺的途徑。

因為家人們開始警戒我一切的可疑活動，因此買炭回家燒不再是可行的辦法，割掉大動脈我又怕痛，跳樓更是如此，光是站在天台邊緣我便腿軟...

如果你問：到底我想不想死？渴望尋死去得到解脫的人，才不會怕東怕西呢！往窗外輕輕一跳便可以了。

的確，我承認自從那次燒炭失敗後，我便減輕了自殺的念頭.....更正一下，是減輕了我「馬上尋死」的念頭，我依然覺得自己應該要找個方法了結生命，但...不是今天。

講到底，我輕生的原因最主要是沒有人明白我，沒有人對我的事情產生共鳴，即使我把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說，上載到網絡上，也不會惹來別人的情緒和眼淚。沒有人會對我的身世產生共鳴，彷彿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異類，沒有同伴、也沒有與我相同的人。

因此，我在網上討論區裏發出一個帖文，好奇到底這世上有沒有人，是跟我一樣的呢？

這個世界有想死的人嗎在下面留言討論讓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

我連標點符號也沒理會，對於一個將死之人來說，句子的完整性又有何重要？

每一晚，我都在刷新着自己發佈的帖文，希望能夠找到隱藏在社會角落中，某位與我相同的同伴。

如果有人跟我一樣，很想去死的話，麻煩在下面留言區說一聲，讓我知道.....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子想的人。

第一章 地盤佬1

今天，我如常下課後，便到附近公園裏的長椅上坐着，它位於六邊形花園的最角落處，很少人會路過，是屬於我的秘密據點。

我動作低調地取出放在書包裹，幾乎被壓扁了的吞拿魚飯團，一口接一口的吃着。

過去兩天了，那個小男孩的死沒有引起太多人的討論。或許小學生跳樓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，但太多同類的事件發生在社會時，人們便會漸漸習慣。

久而久之，我真的有點擔心，學童自殺會不會成為一個地方的文化之一？

把飯團整個吃光後，我拿出手機來，刷新着自己在討論區發出的帖文：這個世界有想死的人嗎在下面留言討論讓我知道我不是孤獨的

留言區裏頭大部分都是些叫我找人幫助的說話，有人貼上防止自殺機構的電話號碼出來、有人則向我說出一些安慰和支持的話、又有人留言叫我找社工談談...

另外有一位聲稱是曾經想自殺的人，他如何從人生谷底裏重新領悟到生存的意義，寫下一大篇千字文是有關他的心路歷程，鼓勵我勇敢活下去。

可是，我要看的不是這種留言，你們實在太不了解我喇...應該是說，這個世界裏，根本沒有人能夠明白我。

我需要的，是一位同樣對生命絕望的人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分享各自遇到的問題，為何想自殺、用甚麼途徑自殺，這都是我想知道的。我希望找到一個，生命同樣是糟糕透頂的人，讓我知道，我自己不是唯一被這世界遺棄的人.....

晚上七時三十分，我以練習舞蹈為由，來到一間高級餐廳裏，落地玻璃窗能夠看見漂亮的海景，實在叫人愜意。

我照着簡訊的內容，向服務員詢問關於17號桌的位置，於是他便彬彬有禮地帶我過去。順着方向一看，一名身穿黑西裝、方型臉、打扮得體的肌肉大叔坐在位置上，查看着餐單。

他注意到我的到來後，先是一怔，隨後露出禮貌的笑容叫我坐下。

「你是...楠先生嗎？」我一邊拉開椅子、放下書包、一邊小心翼翼地問道。

「我是，真沒想到，樓主竟然是一名學生。」

「想死的人不分國界年齡的吧？」我冷冷地道。

「也是呢，也是呢。那麼，你看看想吃些甚麼？放心，我請客。」

楠先生把餐牌遞過來，我隨便在上面指了一道英文名稱的菜後，他便叫服務員下單。這時候，我終於忍不著要問他：

「雖然有點冒犯，但我想問，你是認真想尋死的人嗎？」

「嗯？甚麼意思？」

「你該不會是些社工臥底之類的吧？又或是拐騙兒童的人？」我警惕地問，不過上述兩類人，也不會選擇高級餐廳來見面吧？

怎料，楠先生豪爽地笑出聲來，然後便對我說：

「我當然是想尋死的人啦，在你眼中，我不像吧？」

我點點頭，隨後他解釋道：「決定好要死的人，是不會表現得想死的，以免有人妨礙到自己。」

「是這樣的嗎？」我半信半疑地問。

「自殺有分計劃好和衝動尋死兩種，我就是提前計劃好自殺的人，自有自己的安排，不希望中途有任何變數介入。」此時，我們的菜送到面前，楠先生優雅地使用着刀叉，切開嫩肉流汁的牛扒。

「其實回覆你那帖文之前，我也有想過，這是不是某類社工的新招數，故意引出想輕生的人來進行輔導...」

「那你最後還是選擇留言了，是因為...？」我問。

「因為我覺得，即使是社工，也不可能動搖到我輕生的念頭，就是這麼簡單。」楠先生叉着一塊牛扒，放到口中咀嚼，隨後向我拋出一道問題：「讓你猜一猜，你覺得我的工作是什麼？」

我仔細打量着他的全身上下，儘管穿着西裝，卻擁有結實的肌肉，因此我回答他：「是政府人員嗎？消防員、警察、海關之類的...」

「都不是，其實，我只是一名地盤工人罷了。」

這的確是我意料之外的答案，只見楠先生露出無奈的笑容，喝着杯內的紅酒。

「地盤工人又如何？我聽說，一天的薪金至少已經四位數字了。」

我吃着盤子裏的食物，開始有點明白，為甚麼他要選擇在這高級餐廳裏見面了，金錢對於一個將死之人來說，就跟一般紙張沒分別了吧。

不一會兒，楠先生已經清空了碟上的牛扒，好奇地看着我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最近真的很多自殺的人啊，你也是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安靜地吃着自己的晚餐。

「啊，不用多講，是因為學業、朋輩關係之類的原因而想輕生吧？」

我沒有回答，反問楠先生：「那麼，你又是因為甚麼原因而想尋死？」

「我嗎？」他淺酌一口紅酒，隱晦地說道：「主要是因為家人、前妻的事情吧...」

看見他有點猶豫要不要說出口的樣子，我沒有急於追問，反正他想講出口的話，便會主動跟我說的了。我埋頭吃着盤中的食物，等待着對方娓娓道來他的人生故事。

楠先生一口乾掉杯內的紅酒，雙手拿着餐巾輕擦嘴邊，動作十分彬文有禮，要不是他自己講出口，我還真不敢相信他只是個地盤佬。

「你有試過嗎？那種被人給予許多期待，但你自己卻令他們失望的感覺...這股心情，比起自己對自己失望，更加沉重。」

我笑了笑，放下餐具，說：「當然，這種感覺，我經常都有。」

楠先生的目光似乎有少許變化，繼續講道：「大學混混噩噩過了四年，考了一張沒用的證書，最後還是當了一位地盤佬...你可以想像我的家人有多失望了吧？」

聽罷，我沒有作聲，安靜地喝着杯裏的橙汁。

「現在我跟家人們碰面，他們都是板着一張臉，說是對我很失望；過年時候到親戚家裏坐坐，他們都不會講我的情況給其他人聽，彷彿我就是楠家的污點。」

楠先生平淡地訴說着自己的苦況，這就是將死之人的心情了，對任何事都不再有感覺、情緒波動，反正全都與我無關。即使明天的太陽不再升起，也不關我的事...

地盤佬2

「那麼，你現在每晚回家後，不就很痛苦嗎？整天忍受家人的冷語。」我問道。

「那倒還好，因為我現在跟他們分居了，就算我死在自己單位裏，他們應該也要兩三天時間才發現得到吧。」楠先生笑着說。

我臉無表情地看着他，驟然回憶起前幾天那位跳樓的小學生，於是我便問回同一道問題：

「自殺...真的那麼開心嗎？」

楠先生思索片刻，便揚起微笑：「經你這麼一問，好像真的挺開心欸...對比起以往鬱悶的日子。」

「可是啊，你最主要的壓力，或是負能量來源，不就是源自於家人嗎？」

他向我點點頭，然後，我便問出心中的困惑：

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懂了，幹嘛不跟他們斷絕親子關係？畢竟他們是構成你渴望尋死的最大原因吧？」

楠先生眉目緊鎖，陷入沉思之中。

「乾脆不要再跟父母有來往啊，反正他們只是阻礙你享受生活的絆腳石，就像現在的你...彬彬有禮，陶醉於金錢換來的上流生活。」

「的確...的確是這樣啊.....」楠先生露出無奈的笑容，大概對我的話有半分認同吧？

此時我低頭一看，玻璃杯裏的果汁已經喝光了，那就算了。吧。

「我個人認為啦，只要你把親情割捨出來，繼續當個地盤佬、賺錢、吃高級牛扒，這樣的生活也是挺好的啊。」我掏出錢包，準備查看這餐晚飯的價錢。

下一秒，楠先生攔截著了我，沒有剛剛的笑容，而是換上認真的神情說：

「這一餐我請吧...」

說罷，他便走到收銀處那邊刷卡付款，我聳聳肩，背起自己的書包走到餐廳門外。

今晚的天空，依舊是一點亮光都沒有啊，是烏雲擋著了嗎？抑或單純是星星和月亮沒有出來？

「走吧，你搭甚麼車回家？」楠先生友善地說。

「巴士就可以了。」我想了想，還是決定開口問他：「你決定好甚麼日子自殺了嗎？」

「這個.....按原定計劃，應該是這個週日吧？因為工地大多數都休息，這樣就不會影響他們啦。」

我掃視着楠先生臉上的笑容，他真是個大好人啊，連自己的死亡也不希望影響身邊的人事。可惜，這個社會，或是說這個世界，就是不適合好人生存的呢...

「當日我可以...去你家拜訪一下嗎？」

聽罷，楠先生感到驚訝，說道：「可是我家走廊有監視器，樓下也有保安的啊，你就不怕在我死後，警察會找你問話嗎？」

我思索片刻，便笑言：「我可沒考慮這麼多，反正我也是想尋死的人，在死亡之前，我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.....我就是想去你家看看嘛，在你的最後一天。」

楠先生聽完我的話後，也被我逗笑了：

「你還真是個有趣的傢伙...話說回來，我還沒問你尋死的原因是甚麼呢？」

「週日吧，如果那時我想講出口的話，你也許能在臨終前聽到的呢！」

「哈哈，那好吧，時間不早了，你趕緊回家去吧。」楠先生露出溫暖的笑容，提醒我說：「路上小心點啊，畢竟一個女孩子回家，還是要注意安全的。」

「知道啦，掰掰。」

我掛上短暫的微笑，隨後便往車站的方向走去。

老實說，我自己也不希望像楠先生這類大好人死去，可是同一時間，我又希望他能早點擺脫這世界的折磨，因為這地方實在不適合我們活着啊。

甚麼時候起，人們不再恐懼死亡，甚至乎，我們開始感到喜悅了呢.....是甚麼時候的事？

窗外下起滂沱大雨，我坐在冷冰冰的課室裏，做着一張張數學試題，然而卷上面卻只有我的姓名，答案甚麼的通通留白。

唉，甚麼時候才能結束這一切？

鐘聲響起，老師開始喊話要收卷。

「麻煩大家回去好好背熟書本的公式，距離公開試還有數個月時間，不要怠慢了啊！」

說罷，他便捧着一疊疊試卷離開。小息開始後，同學們都吵成一片，有些人圍在一起溫習、有些人在吃着小賣部的食物、有些人在玩手機、有些人在聊八卦...

各種各樣的聲音混雜在一起，我默默戴上耳機，把音量調至比正常還要大聲。

真是很煩啊...為甚麼人們總愛說着毫無意義的話？

我不想理，不想聽，我和其他人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次元裏，他們是吵鬧星球的人，而我是獨自流浪於此地方，我是唯一的異類，如同「矩陣世界」裏的bug一樣。

望向窗外的雨水，我猜外面是烏雲密佈的吧？希望這場雨不會持續到放學後，因為我沒帶傘啊...

透過窗戶的反射，我好像注意到教師桌的一位男生正在看着我。沒記錯的話，他是叫劉甚麼源，忘記了，整天跟其他朋友們圍在電腦桌那邊玩樂。

我馬上低下頭來，拿出紙筆，在上面畫畫消閒。

在悅耳的音樂加持下，我成功抽離於現實世界，陶醉在自己的時空裏，沒有別人、沒有雜聲、沒有淚水、沒有壓力、沒有我討厭的東西、也沒有討厭我的東西，只是單純地畫着我想畫的圖像。

這就是我了，若然死後是上天堂、下地獄、或是一片虛無，不管是那一個，都至少比現在的人間更加適合我待着...

雨，還是下個不停，我獨自一人站在校門口發呆，等待着雨水褪去的那刻。

這時候，某人從身後拍拍我的肩膀，我脫下耳機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那位劉同學。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呃...請問妳是沒有帶傘嗎？」他用害羞的語氣向我問道。

這不是擺明的嗎？還要問哦？

我點點頭，不跟他浪費口水。

「我這裏有兩把雨傘，可以借妳一把啦，明天還我就可以了。」

「呃...謝謝。」

我接過他的短傘，內心並沒有太多感激的念頭，反正淋着雨回家我也沒差啊。

於是，我們各自撐起傘來離開校門。劉同學問道：

「阿黑，妳往哪個方向走？」

「地鐵站那邊。」

「噢，正好我也要到旁邊的商場買東西，順路呢！」

我沒有搭理他，自顧自的往地鐵站方向走去，而他則跟在我身旁。

「你全名是叫劉.....」

「叫我阿源就可以了。」他微笑說。

我點點頭，然後一路上便靜默下來，跟阿源沒有再多的交談。畢竟在班上，沒有任何同學是跟我熟絡的，雖然這是件好事。

走了一會兒後，他便對我說：

「我走這邊...那明天見咯，掰~」

「再見。」

我目無表情地向他道別後，便走進地鐵站裏，無奈回家去.....

地盤佬3

我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裏，老爸是個政府文員，老媽是一名診所姑娘，他們當然對我很高的期望。世上有多少個畢加索、梵高？別成為一名畫家，出來社會是賺不了錢的。

醫生？銀行職員？教師？政府官員？這些職業他們都有建議給我，但是，我擅長的領域不是在這裏啊...

新聞上有某些心理學者說：為甚麼我們的社會上有這麼多人自殺？就是因為沒有人聆聽他們內心的想法，他們需要一個途徑去說出口。

對此我表示，其實光是有人聆聽還不夠，我們需要被認同、被肯定，肯定我們活着的意義，我所做的每個決定和選擇，都是應被支持的。我唯一的心願就是不再被人否定、否定、和否定，讓我感覺自己就是個異類.....

「吃飯啦，小辰！」

老媽推開我的房門，只見我攤開着書本，躺在床上小瞌過去。

「吃飯啦！溫書也要注意時間嘛，快點出來。」

我睡眼惺忪的打開眼睛，溫書當然是假裝出來的啦，我只是想睡覺而已，不然時間太多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打發掉。果然還是早點去自殺吧，可是我尚未有計劃啊...

走出睡房，一家三口坐在飯桌前用餐。老爸還是一如既往地咒罵着新聞報道的政治犯、老媽則是在一旁嘮叨我大學要選甚麼科，如果考取多少分就報哪間大學之類的。每天都是如此...我看着電視播放的時事新聞，真是每天都一樣呢。

「之前我叫妳報讀的補習班，情況如何？」老爸嚴肅地問道。

「補習班滿人了，我在找其他私人補習老師。」我滿不在乎地說。

「趕緊搞定吧！妳也知道沒多少時間了，現在已經二月份還在找補習老師，真是失敗！」

我沒有放在心上，對於老爸的冷嘲熱諷，一直以來都習慣了。跟平常一樣，我趕緊吃光碗裏的飯粒，即使桌上的餸菜還剩下一堆，我也照樣離開客廳，以溫書的名義來反鎖自己在房間裏。

窗外仍舊傳來「滴滴答答」的雨水聲，我坐在書桌前，看向角落頭那把被放在塑料袋中的短傘，陷入沉思之中...

那個男生，好像叫阿源吧？他該不會是對我有好感吧？

可是啊，我是個將死之人，若然在一個月後他知道我自殺身亡後，他會不會也過於悲傷而選擇尋死？如果事情是這樣發展的話，那還挺搞笑的。

我冷笑一聲，從抽屜裏拿出畫本和鉛筆，按照着窗外所看見的雨景，而畫下城市裏的建築、雨點、朦朧的燈光、陰影。至少此時此刻，我唯一喜歡做的事依然是畫畫，不知道在我死後，我的這些遺作會否像從前的名畫家那樣，價格大幅上升呢？

如果會成真的話，那倒挺划算的嘛...用我這條沒價值的性命，去換來有價值的紙鈔，簡直是賺爛了！

我一邊這樣子想、一邊聽着雨點打在窗邊的聲響、一邊專心地畫畫，直至美好的永遠深夜...

這個週日，我換上悠閒的服裝，帶上畫冊和筆，來到楠先生的住所裏。倒不是想見證他的死亡，畢竟我自己對於屍體也有陰影，就單純是想見一見每位自殺的人，他們臨終前的心理和情緒是否和我一樣？

按響門鈴後，楠先生高興地打開門來，歡迎我的來訪。我脫下鞋子進屋去，就算這地方以後未必會住人，也不應弄髒地板啊。

屋子裏的裝潢和牆身十分一般，但是家具和碗碟卻異常精美，我猜楠先生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呢！營造出一種高尚富裕的感覺，心情也會隨之變好。

「隨便坐吧，要喝點甚麼嗎？」楠先生友善地問。

「不用了，我也不是待很久，而且我很少喝陌生人的飲料。」我平淡地說。

「呃...也對呢。」楠先生尷尬一笑，然後便問道：「那麼，妳還有甚麼想要知道的嗎？畢竟，妳應該會是最後一個見到我的客人了。」

「我想問，待會你用甚麼方法去了結生命？」

楠先生呆滯片刻，便說：「就是上吊啊，最簡單的了把？」

上吊嗎？感覺時間太長太辛苦了，我想要一種舒服的死法，最好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死去。

「原來如此...」我點點頭，便在他家的客廳裏參觀着。

牆上掛着的日曆、桌上放着的茶壺和杯子、廚房裏整齊地疊着洗好了的盤子、窗外還掛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。這一切，都要跟它們講再見了。

「你要留一張遺書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已經寫好了，就在我的書桌抽屜裏。」楠先生笑了笑。

我點點頭，似乎也沒甚麼好講的了，只能夠祝你死亡愉快，我們在地府裏再見吧...

「話說，妳還沒告訴我呢！關於妳想尋死的原因。」楠先生向我問道。

我冷漠地回應他：「今天沒甚麼心情，不想講出口。」

或許是因為，我知道今天有一位好人即將離世，所以心情不太好吧？

「噢，那好吧，不打緊，我能夠明白的，這種事不是那麼容易講給別人聽的。」

我沉默一會，便說：「家人的期望吧，就跟你一樣.....不過，這只是我其中一個想死的原因罷了。」

「也是呢，大部分人都是家庭原因而不開的吧？」

「這可不一定.....」至少上星期，那一位跳樓的小學生，就不是因為家庭問題。

我背起袋子，向楠先生道別：「差不多時間了，我準備離開啦。」

「嗯，話說回來，妳計劃好哪個日子結束自己了嗎？」

「還沒，但我猜應該很快的了...」

說罷，我來到玄關處，右手放在門把上，卻沒有推門而出...既然都最後一次見面了，不如把話講出口吧。

我回過頭來，對楠先生說：「.....你是一位很好的叔叔呢，所以我希望，無論你是活着還是死後，都可以過得快樂。」

楠先生露出友善的笑容，應道：「臨死之前能夠遇見妳，真是奇妙啊！」

我轉動門把，跟他揮手道別後便推門離開。

走出楠先生的公寓，我並沒有選擇立即回家，而是來到附近的一個公園休憩處，取出袋子裏的畫冊和筆，畫着楠先生的模樣。他右手拿着工具，正細心地造着一尊石柱，臉容間散發出淡淡哀傷，讓人感覺他是一名多愁善感的大叔。

大致畫了個草稿，剩下的細節則留待回家後再慢慢整理吧。我把畫冊收回在袋子裏，看了看公寓的方向，楠先生單位的窗戶，不帶半點傷心、一絲的情緒，轉身走到附近的巴士站離開這地方。

楠先生看着自己睡房裏掛着的麻繩，若有所思...

就在這一刻，他回想自己和阿黑的對話，既然自己的生活是被其他人所摧毀，那錯不在自己，不是這個世界的錯，是身邊那些人的錯。無論是親戚、親生父母、前妻，他們都不能成為自己的枷鎖！

楠先生拿出手機，封鎖掉自己的家人，只有自己能主宰自己的生命，旁人的言語，不會成為自己尋死的動力！今天是舊我的死亡，同時又是重新生命，真真正正地以自己的姿態活着。

想罷，楠先生搬來椅子，站在上面.....把天花板掛着的麻繩給拆下來。

我想，這東西短期內應該也用不上了。

第二章 母1

今天的地球，還是一如既往的灰濛濛呢，當完全黑暗的時候，就意味着我們的生命要走到盡頭了...

顏色等同於生命，於我而言

，一種事物的褪色，就代表那東西的生命、能量、靈魂逐漸消逝，最後化作沒有顏色的死物。

「為甚麼妳畫的畫作，總是沒有顏色的呀？」阿源無聲無息地走到我身後問道。

「你偷看我畫畫嗎？」我抬起頭來，眯着眼睛看他，他竟敢走過來打擾我午休？

「沒有啦，上課時碰巧看見而已...話說，我的短傘呢？」阿源笑咪咪地說。

「給。」我從書包裏取出雨傘，歸還給他。

「妳吃午餐了嗎？要不要一起去小賣部那邊買些吃的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不餓。」

說罷，我從抽屜裏拿出畫冊，既然被人吵醒了，那只好繼續完成我的畫作吧。我用鉛筆加深人物的線條和輪廓，橡皮擦則用來擦走多餘的草稿痕跡。

「畫中的那位叔叔是誰？妳的父親嗎？」阿源仍然站在我旁邊，低頭看着我在畫畫。

「不是，他只是...一位陌生人而已。」

「欸？平時在路上經過的陌生人，妳都會把他們的模樣記下來嗎？」

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，只是專心致志地畫畫，反正我們兩人又不是很熟，不回應他也沒差啦。

過了約莫五分鐘後，阿源見我一直沒理睬他，便自覺沒趣地離開課室了。現在是中午時段，還有另外幾個同學在課室裏睡覺，其他人不是在外面的餐廳用膳，就是在操場上玩樂。

我抬起頭來，望着阿源走出課室的背影。我猜，像我這樣子的女孩很難接近吧？不是針對你的個人，而是無論誰過來找我講話，我的反應都是這樣子...

對不起，我只是平等地討厭這個世界上的一切，包括你。

花了一整個下午，終於把楠先生的畫作給完成，我鬆鬆脖子，收拾書包預備離開。走出校門的時候，我碰巧看見阿源和他的朋友正圍在樹下聊天，阿源與我對視一眼後，便揮手跟朋友們道別，緩步走向商场的方向。

他是故意在放慢腳步等我嗎？

我沒有刻意避開他，按着自己正常的步速，很快便來到他身旁。

「嗨，真巧呀。」阿源笑着向我打招呼。

「嗯。」

「我已經抄好數學功課了，妳需要答案嗎？」

「這個...」其實，我一向都不做功課的。

「回家後我發給妳吧，這樣明天妳就不會被吳老師罵啦！」

看着阿源的笑容，我回想起今天中午的事，很久沒出現這種感覺了...那一股想向人道歉的內疚感。

「對不起，中午的事，你別放在心上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阿源一臉疑惑地問。

「就是...我冷漠的態度，還有你問我問題時，我都故意不回答你。」我平淡地跟阿源道歉，說實話，這也不是一種應有的態度。

「哈哈，我沒有放在心上啦！妳中四的時候轉校過來，班上誰都看得出妳是安靜害羞的性格，如果妳突然對我講很多話，我反而會嚇着呢。」阿源輕鬆地安慰我。

我擺出一個無力的微笑，雖然我不是因為害羞而不講話，但是懶得解釋。

「話說回來，我想問妳一個.....」

「抱歉，今天我走巴士站那條路，待會約了人。」我不好意思地打斷阿源講話。

「呃.....Okay，那明天再見吧。」

我點點頭，頭也不回地走往另一個方向。今天，我約了另一個有輕生念頭的人見面，所以抱歉了阿源，讓你露出傷感的臉孔，雖然講到底，一切都只是你自作多情罷了...

五分鐘後，我乘搭開往商業區的巴士，那人直接約我到他的辦公室坐坐，他發來地址和樓層給我，我大概猜到，對方應該是一個很有錢和地位的人士。

母2

阿清，今年二十八歲，是家中的獨子，兩年前父親患癌離世後，他便接管了父親的遊戲公司，但是對他而言，要管理一間規模龐大的企業根本力不從心。

短短兩年間，他的頭頂禿了不少，得到了兩雙黑眼圈，總是一副睡不飽的模樣，至於失去的東西嘛... ..因為公司資金開始短缺，還欠上了不少債務和員工薪酬，現在開始過上窮人生活、公司還得面臨倒閉的危機。

晚上六時三十分，我在街邊的茶餐廳買了外賣，來到阿清的辦公室裏面用餐。

在秘書姐姐的帶路下，我來到那人的辦公室、敲門進去。我先是留意到辦公室裏凌亂不堪的環境，到處都是散落的文件、箱子、塑料袋，然後便是一名禿頭男生坐在電腦前，焦頭爛額地敲打着面前的鍵盤，那人就是阿清了。

他沒有抬頭望我，只是平靜地說：「隨便坐吧，沙發和茶几上的東西可以移動到一旁。」

我一手將桌上的雜物掃至邊緣，坐在沙發上、打開自己的飯盒，開始享用美味的蔥油雞扒飯。

在同一間辦公室裏，彷彿劃分了兩個世界，阿清完全沒有理會我，只是全神貫注地盯着電腦螢幕。這樣的狀況約莫維持了十分鐘後，阿清終於放棄手頭上的工作，一臉懊惱地看着書桌角落的時鐘。

見狀，我好奇地問：

「既然你決定好要自殺，幹嘛還認真工作？」

阿清則苦笑說：「因為在我離別世界之前，還有一件事要做...」

「是甚麼？」

「我的母親，就算我和公司即將破產，我還是會留下一大筆金錢給她渡過餘生。」阿清伸個懶腰，故作輕鬆地解釋：「我媽現在住在老人院，因為她的腦袋提早衰退了，不太記得生活上的事情，但我還是讓她住在最昂貴、服務質素最好的老人院，這樣.....」

「這樣一來，你就可以不帶任何罪疚感，離開這個世界？」我接過他的說話。

阿清呆怔的盯着我，默然點頭，驚訝我這種人竟然能夠看穿他內心的想法，畢竟我們都是將死之人嘛。

回想起我和家人的關係，根本沒多少交雜，甚至我願意找陌生人聊天，也不會找家人談話，反正他們只在乎我的學業、事業，其他事情毫不關心。包括當日我燒炭失敗後，他們都沒有詢問背後的原因，只把一切事情推給駐校社工處理。

我吃着乾巴巴的飯粒，說道：「雖然我沒資格講你，但是，賺夠錢給家人然後去自殺，這稱不上是孝道吧？」

「這我當然知道，但是面前也沒第二條路可走...公司即將倒閉、我欠了銀行的一堆債務、拖欠員工薪金，甚至三個月後我沒法還清的話，要打官司和申請破產，這叫我還怎麼生存下去？」

阿清用最平和的語氣，說出身上最沉重的擔子，當然我不會有任何憐憫之心，我猜阿清現時的痛苦遭遇，在這個世界裏只是冰山一角吧。外面還有許多人的境況比我和阿清更加淒慘，但是啊，我們就是頂不著才想尋死啊...

見我沉默不語，阿清又再追問我：「妳告訴我，我該怎樣做才能生存在這個社會裏？」

聽罷，我便向他澄清道：「別誤會，剛才的話我並非想打消你自殺的念頭，只是想告訴你，不要自欺欺人。」

「自欺欺人？沒有啊，我一直都很清楚，自己所做的事並不是一個好兒子應該做的。」阿清笑言。

「那就好了。」我蓋上飯盒，隨後問他：「話說，你打算甚麼日子自殺？最後一天我也想探望一下你。」

阿清望向牆上的日曆，若有所思，便說：

「我應該...會選在公司宣布正式倒閉後的第二天吧？所以暫時未有確實的日子...」

我眉頭一皺，質問道：「如果這間公司不倒閉，你就不會自殺？」

阿清微笑說：「如果這公司還能起死回生，那我幹嘛還要去死？只是，機率很低罷了。」

聽見這話後，我反而有點失望地說：「連尋死的意願都不堅定，那你的人生真是有夠可悲。」

出乎意料的是，阿清沒有因為我這番無禮的話而發怒，而是耐心地笑着對我說：

「自殺從來都不是一個『must』的選項，如果發生奇蹟，面前多了另一條更好的路，我幹嘛還選自殺那一邊？」

我認真思索了數秒，的確，如果我自己的人生來了個180度大反轉，或許我早就摒棄掉輕生的念頭。可惜一想到自己的學業、家庭、過去經歷的事、夢想.....果然還是死了更好。

「那妳呢？妳又是因為甚麼原因而想放棄生存？」

阿清好奇地問道，我思索了數秒，腦海裏浮現出家人曾經對我講過的說話、那些句子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...

我露出無奈的笑容，說：

「跟你一樣呀，都是因為事業不順.....」

母3

「甚麼！？畫家？這種工作是賺不了錢的！」

還記得在中三選科的時候，父母便曾經問過我，有關將來工作的事。如果想做醫生護士，就選生物、化學之類的科目；如果想往金融界發展，就讀經濟、數學的科目；如果對於音樂和演藝有興趣，就考個演奏級鋼琴考試，或好好練習舞蹈。

看似選擇很多吧？不過這都只是家長們的騙術，在我眼中，根本沒得選...

「到底妳甚麼時候才能成熟起來？妳看看妳爸，最近政府部門缺乏人手，天天早出晚歸多辛苦，妳以為賺錢很容易？」

媽媽的訓話迴蕩在我耳邊，周董的歌詞常常唱起：要聽媽媽的話、別讓她受傷。

可是，若果我聽從她的話，受傷的人便會是我自己了.....想快快長大，才能保護自己。

「我和妳爸付了那麼多錢，供妳去補習、練舞、參加校隊，為甚麼妳就不理解我們的一片苦心？」

我只能低聲下氣地對媽媽說：「...因為對我而言，這些都是浪費時間的活動，毫無營養.....」

一星期要補習六天，放學後我都會在街上遊蕩一段時間、跟朋友周圍閒逛一會，才回去補習社。星期六很早出門，假裝補習，實際是到公園裏畫畫；校隊的羽毛球訓練，我總是坐在場外不練習，本來運動我就不擅長啊；之後就是一星期一次的舞蹈班，因為那裏的女老師很友善，所以我大概兩星期才會出現一次吧。

對我而言，畫畫就是我的生命，沒有畫畫的世界，等同於死亡、與地府無異。

媽媽大力掌摑我的臉，破口大罵：「妳再講一次！？我們為了妳付出這麼多，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！」

說得好像，是我要求你們為我付出一般...

我低着頭，沒有回話，反正對爸媽而言，回話等於頂嘴，是頑皮小孩的象徵。

「以前妳很乖巧的，甚麼時候起變得這麼反叛？田雨辰妳到底發生甚麼事了！？」

對，對...又是典型的情緒勒索，從小到大我已經習慣了，從嚎啕大哭變成沒有眼淚、從活潑好動變成沉默不語、從五彩繽紛的世界，變成現在眼前的黑白灰.....

我忘了當天母親對我訓話了多久，也許是十多分鐘，又或是一整個小時，反正，我也不在乎。

「真是個悲慘的童年呢...」阿清為我感到惋惜，而我則是平淡地說：

「這沒甚麼啦，至少我看見報紙上的一些虐童案件，該慶幸一直以來父母只是對我用言語暴力，沒有動武。」

「啊...但言語暴力也是個大問題啊。」

「總之，這算是我其中一個，想自殺的理由吧。」我用濕紙巾抹乾淨桌面，把飯盒放在阿清面前的辦公桌上。

「這是...？」

我若無其事地說：「你還沒吃飯的吧？或是說，你本來就不打算吃晚餐，所以我留了一半的飯菜給你，讓你邊工作邊享用吧。」

阿清呆望着面前的飯盒，安靜下來，而我則是背起自己的書包，準備離開他的辦公室，臨別前叮囑他：

「如果你決定好甚麼日子自殺，跟我講一聲吧。」

「阿黑！」

被阿清喊停後，我回頭看着他，只見他臉帶笑容地對我說：

「沒甚麼...只是想說，妳是個很乖的女生。」

...以前妳很乖巧的，甚麼時候起變得這樣反叛？田雨辰妳到底發生甚麼事了.....

我平靜地回應道：「這種事，不必特地跟我講啦。」

說罷，我便關上木門，頭也不回地離開阿清的遊戲公司。稱讚的說話，其實我很早就忘記了，那份喜悅的感覺...不管是被責罵、被讚揚，我都已經麻木了。

阿清目送我走出辦公室，便打開飯盒，雙眼瞥向枱邊一家三口的合照，吃着早已冷掉的蔥油雞扒飯，不禁落淚。

不捨得啊！始終不捨得自己的母親，她只剩下阿清這個兒子而已，如果連他也死去，她就只能一直待在老人院裏，傻傻地等着阿清的鬼魂來探望自己，吊着自己的生命，孤獨地花着用不完的钱，這值得嗎？

或許自殺對阿清自己而言，是最好不過的選擇，但人是會長大的，當我們變得成熟的時候，所做的抉擇就不單單只是圍繞自己，還得考慮身邊的人。自殺這個選項，當然對阿清來說是最好的，但是對於他母親而言則是糟透了...

「對不起，原諒我的不孝...」

阿清一邊流淚、一邊吃飯、一邊打開電腦，繼續處理公司的事務。

這時候，手機傳來一則電郵，阿清好奇地點進去一看，竟然是有關投資公司一事？！下面還附有聯絡方式，阿清興奮得撥電過去，不需數秒對方便接聽了。

阿清用力吞掉口中的白飯，問道：

「您好，我是元氣遊戲公司的主席，請問閣下是有興趣...」

沒等話講完，對方便打斷說：

「對的，不過與其說是投資，倒不如說是合作，因為我手上有一份遊戲策劃書，但沒有遊戲公司能接下來，所以...」

「我們可以約定一個日子見面，請問那個遊戲計劃書的大概內容是？」

「《HOLD》，這是遊戲的名稱，詳情嘛...我們面對面再講吧。下星期五，早上十一時有空嗎？我過來你的辦公室吧。」

阿清急忙打開行程表，把日期時間都記下：

「可以啊，就約在下星期五吧，話說回來，請問先生貴姓呢？」

「我姓胡，多多指教。」

「胡先生，麻煩你特地抽空過來一趟，我們下星期見吧。」

「好，大家合作愉快。」

說罷，阿清掛斷電話，開始重新收拾凌亂不堪的辦公室，或許這就是，自己期盼已久的奇蹟吧？

第三章 一念之間1

最近的天氣真是冷暖無常呢，早上冷得要命，中午卻熱得連外套也不用穿。

今天我如常在便利店裏，吃掉一個三文治和飯團後，便回到課室裏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課室比以往安靜不少，只有四五個同學在溫習和睡覺，其他人都不知去哪了。

這個世界，終於可以少一份煩囂，我回到座位準備拿出畫冊，卻莫名從抽屜中摸到一個盒子。我眉目一皺，把它拿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排全新的顏色筆，一共有六十種不同的顏色，只是在我眼中，它們都沒多大分別...

我翻到背面一看，注意到上面寫了張便利貼：

希望可以看見妳更鮮艷的一面。

一定是阿源送的吧？我環顧四周卻不見他的蹤影，平時他應該跟朋友們圍在電腦桌前製造噪音的，今天是在球場那裏嗎？算了，關我甚麼事。

我把顏色筆塞進書包，隨後拿出畫冊和鉛筆，準備完成紙上的草稿。這一次，我把光禿禿的阿清畫在左邊的一座懸崖上，右邊是另一座山丘，他的父親則蹲在山壁的邊緣，當然我沒見過他爸是甚麼樣子，所以隨心畫個老頭咯。他們倆人各自伸出手來，想牽着彼此的手，沒錯，有點像米開朗基羅的那幅著名畫作。但我這幅畫的寓意是指，在天堂上的父親，很快便可以拉着自殺的兒子一同到天上團聚。

好！草稿畫完了，待會上課時便把剩下的輪廓、細節位置給補上吧。

此時，我偷偷拿出手機，翻查着我在網絡討論區裏發佈的帖子，幾天過去已經沒人點擊，而且還被其他熱門帖文給洗走，我想短期內不會再有人把它翻出來留言的了。

我伸個懶腰，一抬頭就看見阿源和幾位男生大汗淋漓的走進課室，碰巧被他看見我打呵欠的模樣，他立即別過臉去，跟朋友有說有笑。我沒有理會他，繼續認真地作畫。

阿源坐在課室後方靠右的位置，而我的座位則是前方靠左，我倆可謂是天各一方。

鐘聲響起，又是沉悶的課堂，對於我這種打算尋死的人來說，聽不聽課根本沒所謂。我一如既往地畫着自己的作品，然而看着紙上的阿清，腦海裏忽然浮現出他努力工作的模樣。

明明不打算生存了，為何還如此拼命？

是因為他的母親吧...為了身邊的人而選擇繼續工作、為了別人而活的生命，真是可悲。

我凝視着面前的畫作，靈感突然變得空白，好像無論我畫哪一筆都是不合心意。那好吧，乾脆不畫好了...我蓋上畫冊，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英文句子，老師正在認真授課、而同學們不是在睡覺、就是聊天或自修，沒人理會老師講話。

老師的視線逐一掃過每位同學，隨後停在我身上，眼神中閃過一絲驚訝。我托着下巴，無奈地聽着她講課，沒有任何眼困的感覺，這大概是我今年第一次聽完整節課堂吧。

「大家回去後記得努力溫習，還有好好珍惜最後一個星期，在校園裏和朋友相處的日子。」老師捧着自己的平板電腦，滿臉笑容的離開教室。

原來我的英文老師是這麼親切的嗎？這麼多天的上學日，我才第一次知道呢。

我把桌上的課本和文具都收拾好，放回書包裏，書本的封面還是全新的，沒辦法嘛，今天算是我第一天的正式上課日。回頭看向班房後面，阿源那傢伙已經消失不見蹤影，還想說要跟他道謝...雖然那盒顏色筆我根本用不上啦。

獨自背着書包，走出課室，來到走廊處往操場一看，如我所料，阿源和他的朋友們正在打球呢。此時我還注意到，有學生會的人搬來計分板和印有號碼的顏色背心，呀！今天是班際籃球比賽，我是現在才得悉此事.....

我一個人站在四樓的走廊，俯視着整個球場。只見阿源和另外幾位同學已經穿上背心，預備跟其他班別的學生比賽。這時候，我忽然想起了甚麼，便放下背包在地上，拿出畫冊和鉛筆。這本畫冊有個好處，就是背面的位置會有一塊木板，如此一來不需桌子也能作畫。

數分鐘後，裁判吹響哨子，班際籃球賽正式開始！我左手捉緊畫冊，右手執筆，先是把校園裏的球場和場外的觀眾畫成背景，然後我認真觀察阿源的臉容，將他射球的姿勢畫在紙上。

當然我沒法畫得太仔細，畢竟一場班際球賽也不過十多分鐘，我只能大致畫個情景出來，已經是我的極限了。

在紙上專注作畫了一會後，我再探頭望向下方的球場，卻驚見中場休息的阿源，他坐在場邊的長椅，一手拿着水瓶、另一手拿着毛巾，看向四樓的方向。就在此時此刻，我們的視線對上彼此...

他立即別過頭去，跟旁邊的隊友講話，而我並沒有任何情緒或不想被他發現的意思，只是繼續作畫。

對於阿源的行為，我唯一的感受是，這個男生真可憐...他竟然愛上了一個死人、一個即將不存在這世上的女生。

一念之間2

「小辰，小辰！妳現在有空嗎？」

「幹嘛？」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小姬，她是我的好朋友.....曾經吧。

「我和娟子她們在小息時，偷偷種了一株玫瑰在花圃那邊，要看嗎？」小姬高興地說。

「這個...不用了吧？」

「來嘛！不會阻礙妳太久。」

於是，我便被小姬強拉着過去學校角落的花圃，慢着！我好像沒關好書包的拉鍊吧？

小姬和我跑到花圃這邊，小小的泥地上種滿了白菊花，還看見有幾只蚊子在飛來飛去，因此很少學生會在小息或放學後過來這裏憑弔。

「Surprised！」

有兩個人影從柱子後的轉角位冒出，彩帶霎時爆開！是娟子和院依，她們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「發生甚麼事？」我驚魂未定的問道。

「下星期一妳要轉校嘛，所以我便聯同她倆一起歡送妳咯。」小姬拍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說。

一旁的娟子也插嘴道：「對呀，而且我們不希望哭着臉來送別妳，想盡量讓氣氛歡樂點。」

「這是我們親手做的相冊，如果掛念我們的話，不要躲在睡房裏看相片，而是在電話裏約我們三個出來！」

我接過相冊，內心充滿感動，雖然沒有想哭的衝動，但為了讓她們三個感受到我的情緒，因此我刻意裝出想哭的樣子。很可笑吧？不必感覺奇怪，因為我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異類...

「謝謝妳們...我轉校以後，一定會繼續跟妳們聯絡的，不要忘掉我啊.....」我硬擠出少許淚光，小姬似乎也被觸動到了，上前與我相擁：

「嗯！無論我們四個身處哪裏，都是永遠的好朋友，約定大家考上同一間大學，到時候再見面吧！」

我點點頭，這是我們四人最後一次一起上課、小息嬉戲、一同放學...

之後就是轉校，其原因有某部份是關於我燒炭自殺一事，但我的朋友們並不知道，校方盡量低調處理，再加上我只是自殺未遂，不會引來新聞記者的注意，自殺這回事很快便在校園裏消聲匿跡。

而轉到這所新的中學後，我在別人面前也是自介作「阿黑」，因為感覺田雨辰這個名字不夠負面，與我格格不入，所以現在除了家人以外，沒有人會喊我作「小辰」。

我看着自己同班的女同學，正圍着阿源和另外五名隊友歡呼，便莫名回想起昔日中學的往事...剛才以兩分之微，險勝六乙班的人，如無意外之後要對上中四的班別，對阿源來說毫無壓力吧？

人群間有着歡笑，慶祝這一場得來不易的班際籃球賽的勝利，某位男隊員還興致勃勃的大談剛才在球場上的英姿，在女同學面前炫耀一番。當然身為異類的我，自然無法擠進他們的圈子中，感覺十分無趣，便轉身離開球場...

微風吹拂我的臉頰，髮絲們紛紛亂舞，我抬頭望向天空，只是一片死寂的灰色，會下雨嗎？還是說，這些只不過是數片厚厚的白雲？

不知道，小姬她們現在過得怎樣了？大概正在努力溫習，為到兩個月後的公開考試而奮鬥着吧。

「Hey！阿黑。」某人拍拍我肩膀，喊著了我。

回頭一看，不意外，是阿源他跟上來了。

「恭喜你。」我冷冷說道。

「蛤？噢，妳指比賽的事？沒甚麼啦，而且我沒料到，妳竟然會留下來看比賽，平時妳放學後，老早便回家去了...」阿源笑着說。

「反正沒有約人，就順便看一會咯...」我從書包裹，取出那幅從畫冊上撕下來的畫作：「這個送你，當作是報答你送顏色筆給我吧。」

阿源接過來看，臉上盡是驚訝和喜悅的神情，向我連聲答謝。一幅畫就能哄得他心花怒放，唉，果然是戀愛腦的男生...

我看着滿臉幸福的阿源，冷不防地對他說：

「其實，我對你沒有任何興趣。」

說罷，阿源用呆滯的目光看着我，腳步放慢下來。

「蛤？甚麼鬼？」他露出尷尬的笑容。

「沒甚麼，我想問，你曾經有跟女生談戀愛嗎？」我換過話題，免得讓他難堪。

「沒有，倒是曾經為着一名暗戀的女生而當兵啦，大約半年左右我才脫離兵役。」阿源笑道。

我點點頭，不再講甚麼。

「那麼，阿黑妳有談過戀愛嗎？」

阿源問回我同樣的問題，但我沒有回答他，等同於默認了自己曾跟別人談過戀愛。雖然不是些不可告人的情史，但我不認為，我和阿源之間的關係熟絡到可以分享自己的秘密給他，至少在我的角度是這

麼認為啦。

他見我沉默不語，也不敢再追問下去，只是隨便聊着一些無聊的話題，走往地鐵站的方向。

「貓和狗，妳喜歡哪個？」阿源問道。

「都不喜歡，幹嘛？」我冷淡地反問他。

「沒甚麼，我見妳一直很少笑，想着或許帶妳去寵物咖啡廳這個主意會不錯。」他微笑說。

「不必了，謝謝。」

阿源伸伸懶腰，喊道：「我好想養一隻貓啊！因為小時候我很愛看《加菲貓》，一直幻想將來會有一只胖橘貓陪着自己。」

我點點頭，這不關我的事。面對我這類話題終結者，以及冷場製造者，阿源仍努力撩我聊天，但我都一一不搭理，微笑點頭已是我最大的尊重。

走着，走着，來到某個燈口處，明明燈柱是發出綠色行人燈的聲音，但卻有不少路人停留在原地，仰望着遠方，有些人還拿起手機錄影。我和阿源都十分好奇，一同順着方向望去。

只見在一座行人天橋上，一名長頭髮的男子越過欄杆，坐在邊緣的位置，天橋上的途人紛紛安撫他的情緒，勸說他回到安全位置。

身邊的阿源一臉擔憂的樣子，盯着那名陌生長髮男子，而我則是聳聳肩，冷淡地說：

「他不會跳的，別管他。」

「甚麼？」阿源用錯愕的語氣問道。

我若無其事的解釋：「真正想輕生的人，是悄無聲息地離開人世，越少人知道越好...」我望向天橋的方向，對於那名長髮男子不屑一顧：

「他只不過是希望博取關注，又或是借用『企圖自殺』來威脅某些人：『不要逼我，再這樣我就跳下去』罷了。」

阿源用難以置信的表情盯着我，說：

「我還真不知道，妳是如此冷漠的人...」

我默默地說：「在我身上，你所不知道的事還多着呢...」

「妳有甚麼資格，去定奪那人不會自殺？萬一他真的往下跳了，妳也根本不在乎吧？」阿源嚴肅地質問我。

我雙手插在褲袋，沒有理會他，自顧自的走過紅綠燈，剩下背後那群笨蛋在看那名男子吧。為甚麼我

會知道？因為我見過許多自殺前的人，更何況，我自己就是那位想要尋死的人，我又怎可能不知道呢？

回到家中，我脫掉運動鞋，走過客廳，經過那位似是不存在的母親，筆直地返回自己睡房。電視機的新聞台竟報道着剛剛那名危坐天橋邊緣的男子，我隨即關上房門。

果然，那傢伙沒跳下去呢。

現今的社會真是可笑，自殺死了的人反而不被報道，而自殺未遂的人反倒這麼着緊，是因為活着的人比屍體更重要嗎？還是說人一旦死去，就沒有被報道出來的意義？

我上網翻查了一下，發現那名長髮男子竟是一名電視台演員，怪不得大家會如此着緊...畢竟一個人要有名氣、知名度，別人才會關心你。以我為例，就算明天的我從天橋墮下來，除了家人和朋友，經過的路人也不會心痛。

記者也不會浪費時間報道，我只是個可有可無的存在，甚至對於新聞熱度和收視率毫無幫助，這還真是個...可悲的事實啊。

一念之間3

跟平日一樣，在大部分同學們尚未回到課室的清早，我已經安靜待在座位上，看着今日的網絡討論區。但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我注銷了自己的帳號.....

聽說不久前，大和島那邊發生了海嘯，造成不少市民傷亡和房屋倒塌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討論區裏竟然有不少人在取笑着這宗新聞，網民的反應讓我感到十分有趣，人性真是有趣極了。

我關上手機，拿出畫冊放在桌面，準備動筆。而就在這刻，我注意到阿源回來課室了，他跟我對視了一眼，但由於昨日那場...我該稱為吵架或是爭執嗎？反正就是意見不合而搞得關係有點僵。

沒所謂，反正我本來就不打算跟班上的人，纏上太多關係。

打開筆袋，我拿出鉛筆，看着畫冊上的白紙，腦海裏卻是一片空白，完全沒有靈感和想畫的東西。看來今天不是一個好日子呢...不對，有哪一天是好日子？

看着這張白紙，忽然想起某些所謂的藝術家，也是憑借一張白紙賣出高價，不知道他們的心境是否和我一樣？同樣是沒有任何靈感，乾脆不畫，在右下角簽上名字拿去展覽。

不過不要緊，我從運動褲袋裏取出藍牙耳機，戴在耳邊，在短頭髮的遮攔下沒人會發現我正在聽歌，除非老師突然間要我回答問題。但至少我轉校過來這麼久，還沒被老師抽問過。

應該會惹來不少人羨慕吧？能一直沉溺在自己的世界裏，不受無關緊要的人打擾，換而言之，我眼前在座的各位，都是無關緊要的人。

「那麼，妳上課的時候聽了甚麼歌？」

「《十明》。」

「那是...《玲芽之旅》的主題曲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臉上掛着歡樂的笑容。沒辦法，這是面對社工最好的撲克臉，否則他們便會喋喋不休，煩過不停。

社工姐姐從文件夾裏，拿出一張工作紙並遞給我。

「給，跟平常一樣，寫寫最近有遇上甚麼趣事，下次見面再交給我吧。」

「嗯！」我送她一個大大的笑臉。

「待會要留下來，跟別的學生一起玩嗎？最近我們中心買了幾款有趣的桌遊呢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還是回家溫書，因為差不多要公開考試，抱歉。」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收拾書包。

「不用道歉啦，如果太大壓力可以過來放鬆一下，我星期二至六都會在這裏呢。」社工姐姐友善地說。

「嗯，掰掰！」

我笑容滿臉地跟她道別，然而走出社工室沒多久，我已經重新換上那副木獨的臉孔，如果剛才的房間裏有放鏡子，我大概會被自己的笑容給噁心死吧...沒辦法，擬劇論的世界就是如此。

走到接待處門外等待升降機，現在是下午五時，許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不停進出社區中心，以致升降機久久沒法來到我這樓層，就算開門了，也是塞滿了人。

我唉嘆一聲，回頭看見一位坐在沙發上的女孩，她旁邊還有位置，於是我便走過去坐下。

那位女生的年紀應該跟我差不多，或是小我一兩年，左耳有四顆不同的耳釘和耳環，裙子超短的，臉上的妝容有點花掉，樣子跟我一樣木獨。我坐在她身旁，那女生完全不屌我，我對此十分滿意。

就這樣，兩個面無表情的女生坐在接待處門外，大約過了十分鐘左右吧，才出現一部無人的升降機。我離開沙發，走進升降機裏並按下「G」鍵，那個女孩子還是呆坐在沙發上。

我露出疑惑的眼神，盯着她，因為不知道她是要走或留。女生似乎察覺到遠處射來一道視線，她抬頭看着我，無需多言便曉諭我的意思，背上書包走進升降機。

照道理說，跟一個陌生人獨處在狹窄的空間裏，應該會感到尷尬。但不知道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很快不在人世，還是說我的性格本來就不怕尷尬？總之在升降機裏，我猝不及防的對她拋出一句：

「那些傢伙，真的很煩對吧？」

她向我投來好奇的目光，應道：「還好吧。」

原來那個女生不是跟我持相同意見，本以為找到自己的同類，那還是算了，相反意見的人根本沒有交流下去的意義。

正當我想保持沉默之際，輪到她開口問我：

「妳覺得，那些社工很煩嗎？」

我無奈地點點頭，道：「好像達不到他們的要求，就不肯放我離開這鬼地方似的，然後又不斷灌輸一些愛心說話給我腦子，真是有夠煩人。」

聽過我的牢騷後，那女生低下頭，苦笑說：

「其實煩人的，不是他們，而是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堆破事.....」

我回頭看着她，她眼眸之中流露出一種無法言喻的哀愁。此時，升降機到達地面，我們雙雙走出。

或許她說得對，真正令我感到心煩的，是自己過去的經歷和黑暗面...

「有緣的話，下次再聊吧，我走.....」

「我叫阿黑，妳呢？」

對方被我突如其來的自介給驚呆着，然後緩慢地回我一句：

「叫我彤彤就可以了。」

「妳走哪邊？」

「這邊...」

「那邊走邊聊吧。」我雙手插在口袋，管她願不願意，我就是問她問題。

一路上，在我的連串發問下，彤彤向我這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，幾乎講出了自己所面對的一切。簡單一點來說，就是一位渴望被愛的可憐人，家人把她視為丟臉的女兒；學校被傳緋聞，於是便遭到大圈子的同學所排擠；交往了剛滿一年的男友，在兩個月前的聖誕節提出分手，然後跟另一名女同學無縫接軌...

還有甚麼喝醉酒後，被人撿到酒店；老師幫助欺負自己的同學講話，以致自己在校內沒有任何朋友，甚至草木皆兵，以為所有同學都是視自己為敵人；還有很多、很多、多得連我也記不太清楚。

反正就是一個渴望被愛的人吧，而只有我這種陌生人才可接近她，才能讓她感到一絲安全感...另外還聽說，彤彤藉着兼職女友和拍攝一些寫真照，儲了少許金錢搬到賓館裏居住，暫時與家人分居。

但其實，我聽完她講這麼多事情後，內心深處只冒出一個疑問...

「妳不累嗎？毫無尊嚴地幹着那些工作，不停徘徊在被人傷害和哭泣的輪迴中。」

「當然累啊，但我根本反抗不了，只能默默承受、死撐過去...」彤彤用無力的語氣說着。

「既然反抗不了現實，為何妳不選擇『放棄』它呢？」

一念之間4

「放棄是指，離開這個世界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而彤彤則笑着說：「我當然有放棄的念頭啦，這就是我需要見社工的原因...」

「既然妳已經有輕生的念頭，我勸妳最好不要找社工，他們會想方設法的阻止妳。」

「所以阿黑的意思是，妳希望我可以了結自己的生命？」彤彤似乎不太明白。

「和妳一樣，我也是個想自殺的人。」我平淡地對她說：「其實大家想要結束的，不是生命，而是活着的煩惱和痛苦。」

聽見我的話後，彤彤安靜下來並陷入沉思。說時遲、那時快，我們已經走到彤彤居住的賓館樓下。

她如常地按下自己的樓層，搭上升降機前往該處，而我則是一直尾隨其後，進入了她的房間。裏面空間狹小，一些書本和衣服散落在茶几及椅子等地方，還有一些十分簡單的生活用品，看來她離家出走的時候，能帶走的東西並不多。

此時，一隻黑貓從椅後跳出來，彤彤坐在床邊，將牠抱在懷內，然後回頭問我：

「那麼，妳會在甚麼時候自殺？今晚？明天？」

「其實我在兩年多前，曾經試過自殺但失敗了，現在還沒有新的計畫，不過我預料應該會在公開考試的第一天去死吧？」老實說，我還沒想好自殺的時間、地點和方法。

「那妳呢？」我反問彤彤。

「我...不知道，因為在我離別這個世界之前，還有想做的事情。」彤彤溫柔地摸摸黑貓咪的額頭，隨後問我：「難道阿黑妳，沒有甚麼想做的事嗎？」

「妳指，離別世界之前？」

這一刻換我陷入沉思之中，腦海回想起上星期見面的地盤大叔，臨死之前想用自己賺來的血汗工錢來享受人生；那位禿頭的富二代男生，想在結束生命之前，留下一筆錢給自己母親，讓她在老人院中安享晚年。

至於我嘛...

「我唯一想做的事，就是希望自己得到解脫，沒別的了。」

「是嗎.....」彤彤用憐憫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後說：「離別世界之前，我想安置好這個小傢伙，給牠找個家庭...」

我望向她懷內的小黑貓，問道：「牠有名字嗎？」

「還沒，我是上星期在賓館附近的後巷裏遇見牠的，那時的我剛與外面的男人喝完酒，所以便莫名其妙把牠撿回來我房間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嗯，不關我的事。

「這隻貓對我而言，應該是全世界唯一會愛我的生物，比起男友、父母、朋友更加重要。」

我冷淡地回應：「所以，牠就是唯一阻礙妳尋死的原因？」

彤彤雖然不太習慣我講話的用詞，但還是點頭承認。沒有人愛的流浪黑貓、和沒有人愛的中五女學生，妳們還真是天作之合呢。

「.....雖說有點不好意思，但我想問阿黑妳...的家人會否介意，家裏養一隻寵物？」彤彤難為情地問。

我當然聽懂她背後的意思，說：

「如果我家收養這隻黑貓，對牠而言應該是個災難吧？不過，我倒是認識一個人願意養貓。」

腦海裏冒出昨天阿源跟我講過的話，他很想養貓。然而現在我和他之間的關係...暫時不太和善吧？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再跟我講話，今天上學的時候，無論是視線上或課室裏都刻意迴避我。

「這樣啊，那我...」

「放心交給我吧，這樣妳就可以完成離別世界之前的最後一件事，毫無掛牽了吧？」我微笑道，這次不是虛假的笑容。

彤彤望着我，然後低頭看向小黑貓，手指輕輕撫摸牠毛茸茸的身體，一臉依依不捨的樣子。

深思熟慮了片刻，她對我說：「可以給我一晚時間嗎？讓我再和牠相處一會，明晚妳過來接走她吧。」

「唉，好吧，那祝妳明天上學愉快。」

彤彤笑而不語，雖然她今天穿着校服，但不代表要上學啊。

「妳也是，不過既然我決定要自殺，上學和工作就與我無關了，明天我應該會帶小貓外出走走吧。當作是，好好珍惜我最後留在這世上的時光...」

「也對呢，那明晚見咯。」

我頭也不回地離開這間賓館，老實說，我自己的行為算是慫恿別人自殺嗎？嘛，那也是別人的決定，不關我事吧？

又不是網絡留言，甚麼承受不著網民壓力而上吊的明星...我只是講出我個人意見和觀點，最後決定自殺的人是彤彤自己，關我屁事？

沒錯，她的死，與我無關。

第四章 小黑1

人類那無止境的惡意嗎？倒不如說，這世界本來就存在着無盡的惡意。

優勝劣汰、弱肉強食，這些法則早就存在於大自然的食物鏈中，並非僅適用於人類世界。明明螞蟻如此弱小，卻要被迫生存在這世界上，成為昆蟲的食糧；明明綿羊如此溫馴，卻要被迫來到這個世上，成為獅子豺狼的晚餐。

這個世界不是淘汰弱小的生物嗎？為何牠們仍然存在？弱勢的人唯一生存的意義，就是被強大的人所吞噬嗎？正因如此，我才帶着怒火控訴這個世界的創造，本來就是懷着無窮無盡的惡意，明知道弱者會被強者吃掉，仍然繼續任由弱者出現在這世上。

「為甚麼別人家的孩子可以，而妳卻不行？」

「我當時的年代，比妳現在艱辛很多倍，不也是照樣挺過來了？」

「現在的人，遇上少少挫折便喊着要去死，溫室長大的孩子就是如此。」

我知道，我知道上述都是很多人的心聲，覺得自己做得到的事，別人也可以；別人孩子做到的事，自己孩子也可以...

知道為甚麼，地球上的動物們不會自殺，唯獨人類會？因為我們人類承受着雙重惡意啊！

世界本來存在的惡、以及人類內心所存在的惡。

我見過一些新聞，指動物園的海豚、鯨魚因為被人類所豢養，而作出自殘甚至死亡的行為。這也是因為牠們正在承受這份雙重惡意所導致，如果正常在大海裏暢泳，沒有人類的干涉，牠們哪會自殺？

小時候的我，早就見識過人類的自私.....

還記得小學的時候，學校會在春季送來一株小盆栽，給各位學生帶回家中栽種。

雖然說出來十分羞愧，但前面五株盆栽我都養不成，因為自己的懶惰，它們全枯死。唯獨是小六那年的最後一個盆栽，我成功見證它開出花兒。

大概付出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和心機吧？颶風或暴雨時要從走廊搬回家裏，上學和放學回家都要記得澆水，還得特地上網查詢這類植物，應該用甚麼肥料去施肥。開花背後所付出的心血，遠比旁人眼中要多許多。

只是沒料到，在某天放學回家的時候，路過走廊的盆栽時，它的花莖上只剩下一個斷口、是被利器所剪出來的斷口...

走進家門，我跟家人訴說此事，家人的反應只是怪責我「早就叫妳別將盆栽放在走廊」的話。但是我沒有哭，畢竟一直以來，我家人就是這樣子的了。

最後，我忍着心中的絞痛，親手把盆栽給丟進垃圾桶裏。雖然它還有重生的機會，但是，我不想再經歷多一次同樣的痛了...擺上心血卻付之東流的痛。

從小開始，我就是一直承受着這些微小但刺心的傷害，長成了現在的自己.....

「阿源。」我苦無其事走到阿源面前，他的朋友面面相覷。

「我有話問你，方便過來一下嗎？」

本來阿源一臉不情願的樣子，但他身旁的朋友卻暗笑着推他出來，因此只能被迫跟我來到課室外的走廊，聽我講話。

「上次你有說過，你很想養貓對吧？」

「嗯...」他點點頭，沒有跟我交談太多。

「最近，我在家附近看見一隻流浪黑貓，但我家不能養牠，所以想問下你會不會願意收養？」

阿源露出疑惑的眼神，問道：「幹嘛不把牠送去動物收容所？」

「因為...我不信任那地方的人員嘛。」我隨便敷衍道。

「放心，我認識某間動物志工的人，可以收留那只黑貓，讓牠過上舒服的生活。」阿源說。

這傢伙真是麻煩啊。無可奈何之下，我只好對阿源說：

「其實，那只黑貓是我朋友交付給我的，因為她要離開這個城市到其他地方去，所以她不希望交在動物收容所裏。」

怎料，阿源在聽見此話後，反而用失望的語氣質問我：

「朋友的貓？那妳一開始幹嘛要騙我說是流浪貓？」

被他這樣一問，我反而有點啞口無言：「哎，流浪貓還是我朋友的貓，都不是重點！重點是，你要不要收養牠？」

「妳還是先解釋下，幹嘛要欺騙我？罕見地妳特意走過來問我收養小貓，是不是又有甚麼目的在背後？」

「嘖，這是小事而已，我撒謊又怎麼了？你身上有缺少了東西？我就只想問你能否收養一只黑貓，你先別管牠是流浪或是我朋友的，只要回答我這道問題就可以了！」

我開始感到十分不耐煩，連情緒和態度都變得差勁起來，反正是阿源先撩起的，不關我的事。

「阿黑，我連妳哪句是實話、哪句是虛假的都分不清，還怎麼相信妳、答應妳去收留一隻黑貓？」

說罷，阿源轉身離我而去，回到課室裏。我本想拉着他繼續為自己辯駁，但小息結束的鐘聲響起，沒

辦法，我也只能返回座位預備上課。

那傢伙怎麼如此煩啊？糟了，今晚彤彤要把黑貓交給我，該怎麼辦？放我家住個幾天？

我回頭看向阿源的座位，只見他的視線已在別處，不再望着我的方向。這幾天他是怎麼了？月經到了嗎？幹嘛如此情緒化？我真是搞不太懂。

那天在天橋下，我也只是客觀的把事實講出來，阿源就埋怨我太冷漠；現在我也只不過撒了個小小的謊言，說成是流浪貓，他又不把這句話放大來盤問，到底是想怎樣？

越想就越氣，搞得我完全沒心情畫畫，只好伏在桌上睡覺。

這就是為甚麼我從一開始，來到這所學校盡量不跟身邊的人有接觸和談話，因為當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後，不管是友情還是愛情，都是十分麻煩的事！現在我就是樣板了，原本好好的心情被阿源毀掉。

不過，這也是久違地，我情感反應最強烈的一天...沒想到對於發生身邊一切都麻木了的我，竟然也會有今日呢。麻木的我，竟可以暢遊煩惱海...

算了，一切都沒所謂.....那只小黑貓的生死對我而言，我根本不在乎。

小黑2

放學以後，阿源跟他的朋友老早就收拾好背包到操場打球去了。沒錯，就像往常一樣，我獨自背着書包，即使經過操場也不多看一眼，就像往常一樣，悄無聲息的離開學校。

一路上，我都在思考着該如何處理彤彤的黑貓，阿源跟我翻臉，果然還是口頭上先答應她，之後再找機會將黑貓送到動物收容所，只剩下這個做法了。

可是...那隻貓咪對彤彤來說是很重要的吧？她們一人一貓同病相憐，彤彤被自己的家人所遺棄、那只黑貓是被父母或主人所遺棄.....而我，則是被這個世界遺棄。

想到這裏，我的嘴角提起微笑，按下升降機的按鍵，原是我們是同類呢。

「叩叩...」

「來了！」

彤彤打開房門，樣子似乎比起昨天見面時更加歡喜，看見她一身休閒的裝束，我便問道：

「今天妳沒上學？」

「沒有啊！今天我和小黑去了野餐。」彤彤笑着說。

「小黑？」

「就是我的寶貝黑貓。」說罷，她跑到床頭一角，抱起那只黑貓，一邊輕撫牠的額頭一邊安慰：「別怕，阿黑是來接你的，跟人家打招呼啦。」

「喵~」

我看着牠一臉不情願的樣子，捲縮在彤彤懷裏。內心開始糾結，應否把小黑送往動物收容所，還是說，帶牠回我家裏？

然而，彤彤沒有給予我太多思考的時間，直接將小黑遞給我。

「妳試試捧起牠，跟小黑親近一下。」

「哦...」

我溫柔地接過小黑，看着牠嬌小的身軀，沒想到抱在手上還是有一定重量。牠「喵！」的尖叫一聲，立即從我懷裏跳走。

「噢...」隨牠吧。

「哈哈，不打緊，妳們還有許多機會培養...」講到一半，彤彤看着我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抱歉，我忘了阿黑妳也是準備自殺的人。」

我微笑道：「沒關係，我會幫小黑找到一個歸宿的。」

「嘻嘻，謝謝，那麼這些東西是給妳的，有小黑最愛的貓糧、牠排泄用的貓砂、還有……」

似乎挺多物品要帶回家的，飼養小動物真是不容易啊，我開始有點能夠明白棄置寵物的人渣的心情，這麼麻煩的事，誰會想養下去啊？連自己也不知道能否養活，更別談動物了。

「阿黑請放心，小黑她好像是曾經有主人的，因此在指定地方大小便，牠都沒問題，也懂得用盤子吃貓糧。」

我苦笑問：「妳是不是特意把牠的名字，改得跟我如此相似？」

「哈哈，是呀，畢竟妳叫阿黑，牠也是只黑貓，總感覺...妳會遇上我和小黑是命中注定的事！」

彤彤邊笑着解釋，邊把小黑趕進寵物用的手提袋裏，然後將貓砂和盤子塞進大塑料袋，一同交給我。從今天起，我家便要新增一位新成員。然而，我覺得這只會害了小黑，牠不會得到幸福的，或許明天我還是要找阿源談談，求他好心收留小黑回家。

我望着手提袋裏的小黑，牠不斷用貓爪刮着透風網，似乎很想逃出來。這是屬於動物的直覺嗎？知道自己跟我回家是一個大危機...我回頭看向彤彤，心血來潮的對她說：

「其實，跟小黑最相似的，是妳。」

彤彤依然保持微笑：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嗯...妳們都是被人離棄，與其說，離別世界之前妳唯一的心願是為小黑找個新家，但實際上，妳最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家作為歸屬。」

彤彤聽後，眼神落在地面，低着頭回應：

「妳說得對，但至少在這世上，小黑仍有牠的歸屬，而我沒有...」

我看着她那豁達的表情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雖然很不想講出口，但其實，我認為小黑的歸屬是妳，妳能給予牠一個新家，而不是別人、更加不可能是我。」

彤彤抬頭望着我，眼眸裏閃過一點淚光，但很快收拾心情，把小黑的行李遞給我。我能夠理解，畢竟我也是想死的人，就算在世上仍對某些事物保有牽掛，也得忍痛割開，作出斷捨離的決定。

本來我還擔心，彤彤會被我的話而動搖到輕生的念頭，但知道她最後仍然決定選擇死亡這條路，我鬆一口氣。

於是乎，彤彤親自送我到賓館樓下，同時也是看看小黑的最後一面，小黑牠還是不斷抓刮着袋子，我猜牠一定是知道，現在到底發生甚麼事。

「再見咯，小黑，你要乖乖聽話，不要惹阿黑生氣，否則我在天上會責怪你的哦！」

彤彤跟小黑揮揮手，道別過後，我看着她臉上掛着的笑容，問出那道熟悉的問題：

「自殺，真的那麼開心嗎？」

彤彤先是呆滯，之後便向我露出更大的笑容，點頭回答：

「嗯！至少比活着要開心。」

「也對呢...」我揚起微笑，跟她講聲再見，便提着兩大個袋子回家去。希望妳在地府裏，可以遇見對妳好的人...

小黑3

在巴士上，小黑一直「喵」個不停，周圍的乘客都向我投來好奇和煩擾的目光，當然，這點小事我毫不在意。

這個世界真是有趣，街上的屍體、學童跳樓的個案、社會上的自殺率，大家都漠不關心，倒是一只小黑貓在喵喵亂叫，人們反而會多看幾眼。有時候我認為，人類愛護小動物，比起疼愛身邊的人更甚。

雖說我家人對待我十分差，但他們倒是挺喜歡可愛的動物，不論是貓、是小狗、是小鳥、甚至乎是一條金魚，父母都好像愛牠們多於自己的親女兒。儘管作為阿黑的我不適合待在這個家庭，但作為小黑的牠應該會生活得比我好吧？

我一邊想着這些破事，一邊扭開門把，父母還沒下班，趁現在趕緊安置好小黑的東西。才剛打開手提袋的拉鍊，小黑立馬從中跳出、不花一秒鐘功夫便躲在我睡房的角落裏蜷縮着。

算了，不管牠，我把貓砂和盤子都放在牆邊，放滿貓糧和水。然後再隨便撿來一個小箱子，裏面放置一個沙發的抱枕，暫時當作是小黑的貓窩吧。

「我不管你咯，自己照顧自己。」

說罷，我便坐在書桌前，先是攤開書本，之後打開電腦看日劇。

數集過後，家人下班回到家中，老媽跟平常一樣在預備晚餐、老爸則是打開電視，看着足球比賽的新聞。他們不會進我房間的，所以小黑十分安全，我猜牠今晚都不敢離開睡房到大廳。

想到這裏，我回頭一望，只見牆邊的兩個盤子裏，貓糧被吃了一半，而地上也有一小攤水漬。

小黑悄悄出來吃東西了嗎？

我拿出紙巾，抹乾地上的水漬，環顧四周，仍然是不見小黑的踪影。

「你就乖乖待在房裏，別被我父母看見了。」

說罷，我便離開房間，再立即關上房門，以免被家人看見。

收留小黑的第一天，總算是平平安安渡過了，一整晚牠都沒叫聲，要不是臨睡前看見小黑乖乖躺在窩裏，烏黑黑毛髮裏的那一雙眼珠子，差點以為牠已經跑走了。

只是到了第二天，就不太平安了.....

回到學校，我沒有在意別人的目光，更沒理會阿源的感受，直接了當在小息裏找他再詳談一下。

阿源露出不耐煩的表情，問道：「所以，現在那隻黑貓在妳家裏？」

「對啦，你到底要不要收留牠？牠很可愛的哦，而且懂得在指定地方用餐和排泄，不用費心去教。」我嘗試用小黑的優點引誘阿源。

「唉，這種事，我要先問問家人，下星期再答妳吧。」

「你中午打電話給家人，放學後給我一個回覆吧！」

「蛤？用得着這麼焦急嗎？」阿源質問道。

「總之越快接走牠越好，我沒多少時間可以留牠在我家。」

「好吧。」阿源無奈地說。

太好了，在我半強迫、半懇求的遊說下，終於令他屈服願意收留小黑，少件心煩的事實在可喜可賀。

我愉快地走向座位，突然想起了甚麼，便回頭對阿源說：

「謝謝你。」

阿源露出驚訝的表情，隨後便微笑以對。暫時，我們兩人的關係算是破冰了吧？雖然對我來講沒多大分別，我一直對待阿源的態度都是如此。

而或許正是我這句道謝，阿源竟然真聽我的話，午膳的時候直接打給他的家人商量，然後趕在放學前給出答案，讓我可以早點回家收拾小黑的物品，準備轉交給比我更適合的新主人手中。

「小黑？你又要搬家咯。」

趁着家人尚未下班，我馬上飛奔回家裏，回到睡房裏，清理掉盤子裏牠吃剩的貓糧，以及貓砂裏的糞便。即使一整天打開了窗，房間裏還是有一股淡淡的臭味。果然跟傳聞一樣，貓咪的便便是最臭的！

我強忍着氣味，把它們全倒進垃圾桶裏並且換上新的垃圾袋，免得被父母發現。

「別躲了，我們要走啦，你不是很討厭我嗎？現在你可以從我身邊得到解脫了哦。」

我低下頭來，查看床下底的位置、打開衣櫃、翻開床上的被子，檢查過整個屋子的每個角落，都沒有發現小黑的身影，連一聲喵叫聲都沒有，難不成.....

約莫找了十多分鐘，我已經十二分肯定，小黑不在我家...牠跑走了！可是照道理沒人會進我房間，唯一的出路是...睡房裏那兩扇窗戶？可是裝上了防盜的枝架，小黑雖然小隻，但不至於能夠穿過去吧？

噢！我都忘了，貓這種生物天生自帶縮骨功的，能夠自由穿過或蜷縮在比自己身軀更小的地方。所以說，收留小黑的第2天...或是第1.5天，我便把牠弄丟了...真是可笑呢。

我呆坐在床上，看着角落裏那簡陋到不行的小貓窩，總感覺...有點對彤彤不好意思呢。

該怎麼辦？彤彤在地府裏知道此事後，應該會大發雷霆。雖然我不覺得全是我錯，畢竟我都算是盡本分確保小黑的安全，窗戶那邊是牠執意要離開，如果牠跌死或餓死，也是牠自作自受吧？

腦海裏浮現起小黑的模樣，但願牠在街上會被有心人士撿回家，好好對待吧。

到底怎麼了！？連自己的生命都毫不在乎，竟然為了一隻認識三天的黑貓而操心？

我搖搖頭苦笑着，然後回到自己的書桌前，繼續觀看昨晚看的那套劇集。一切如常，內心那股揪心的不安感，也很快消失殆盡，再次被麻木感所吞噬。

隔日，我回到課室裏，如實地跟阿源交待一切，他得悉後，只是擺出無奈的笑容，平淡地說：

「有時候，我真搞不懂妳是在耍我，還是在耍我？」

「抱歉，事出突然，我也沒料到小黑會逃走了。」這次，我用誠懇的態度跟阿源道歉，畢竟的確是我自己帶來麻煩。

「害我昨晚還特地執拾房間，騰出空位給小黑.....算了吧，我也有點習慣妳講話是跳來跳去的了。」

「對不起，為你帶來不便。」

我鄭重向他道歉，隨後，我便沒精打彩的返回座位，阿源凝望着我的身影，也沒多說甚麼。

果然啊，我的存在就是阻礙着這個世界的運作，總會伴隨負面能量和麻煩，如果我結束掉自己的生命，也算是為這個社會帶來一丁點正面的影響吧？

我手執鉛筆，在白紙上畫下彤彤可愛的樣子，小黑則是趴在她的肩上，一人一貓，她們都流着淚水，一點一滴滴在地上。然而在眼淚的折射下，地面上卻冒出一個迷你彩虹。

低谷過後，便是高山；傷心的盡頭，便會迎來喜樂；淚水的末端，就有彩虹。我相信，彤彤會與小黑相聚的，不管是在哪、以甚麼方式、怎樣的形態，她們終會團聚。

在黑色的筆劃下，我把彤彤和小黑的模樣，細心地畫在自己的畫冊上.....即使這座冰冷黯淡的城市裏沒人再記得那個小學生、地盤佬、禿頭富二代、彤彤和小黑，至少，我這本畫冊仍可以記錄下他們各人的樣子。

也許，在我臨死之前，我也會在這畫冊上，畫下我自己的模樣，當作是自己生存在這世上唯一的憑證吧...